# 廣州人物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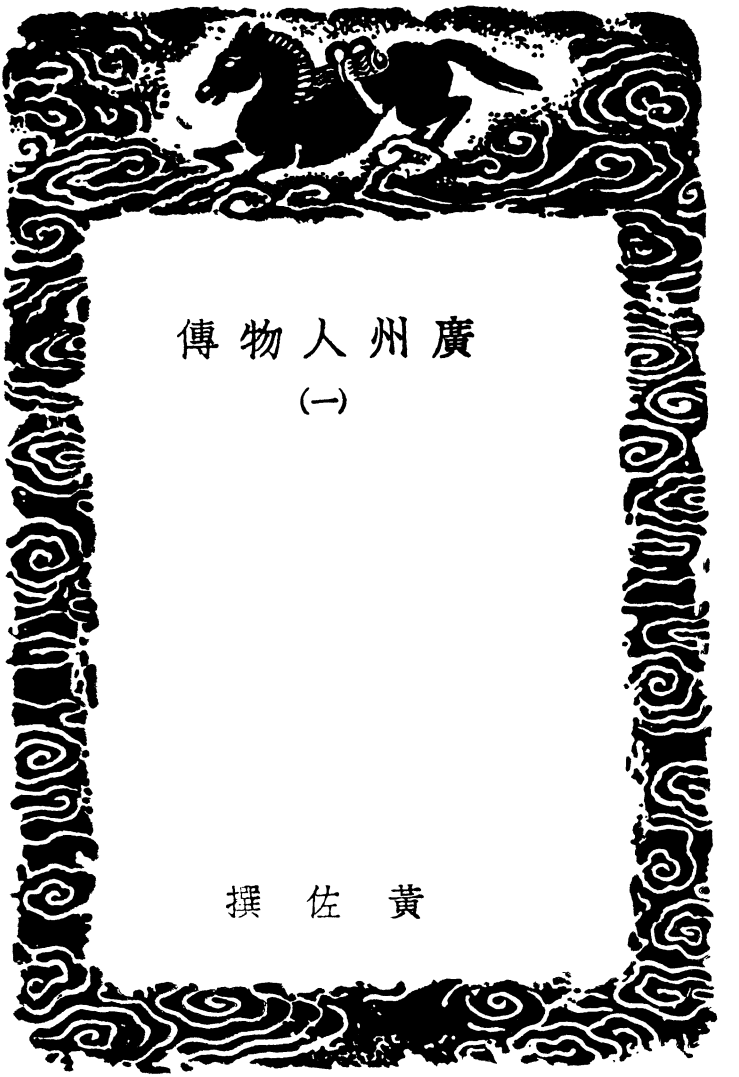
一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廣州人物傳

(一)

黃佐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廣州人物傳序

太史希齋黃子志古聖賢之道博學而精擇間以餘力輯廣州人物傳蓋吾邦自秦漢以來幾二千載其文獻之錄載在外史者有廣州先賢傳交廣春秋等書皆缺有間矣散見於類書者存十一於千百廣州湟川等志荒脫而不覈正史諸傳叛渙而無統黃子蒐遺言繹墜緒泝流而導其歸翦秕而茹其實勒成一家言且論次鄉先生之行事發明其用心以警偷俗激頹風予得而讀之蓋深有味其言也嗚呼士君子砥行立名孰不欲施於後世然而不盡然者可不深求其故哉古之賢聖人不見信從於天下其得謗無以異於庸衆人後世庸衆人夸毗以相高標致以相報其得譽乃過古賢聖人然而卒有定論若涇渭異形天淵異位此其故何也蘇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爲嘻盡之矣天者理之主宰也其在人曰心曰性曰道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賢者循理聖者樂天是故道與天同運性與天同體心與天同神其爲名也自與天同久故非天之能植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蹈道而不力謂之天之遊民色取仁而行違謂之天之棄民夫奚恃而久存故非天之能滅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嗚呼吾邦自秦漢以來二千載登名是編者僅若此可不謂天乎前乎此者其天定矣可以俟後之君子矣嗣是而有聞者上達爲賢聖人未可知下流爲庸衆人亦未可知蓋嘗自揆諸天而已矣後之繼黃子而修是書者吾知其多也

繼鄉先生而修其德行道藝．以成黃子之志者可無致辨於心術之微哉．翰林國史修撰後學倫以訓謹序．

# 廣州人物傳凡例

一、先哲凡德業文章有聞者。無論隱顯。皆爲立傳。語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一、編纂之法。以史志爲主。幷旁採諸書。語意貫續處。稍加筆削。傳後必註曰用某書修。用某書某書參修者。明有據也。若闕文疑字。則不敢妄自增易。

一、自漢至元。皆繫世代者。所以別國朝也。卷首諸目。皆稱公者。尊先哲也。傳中不書公而直書名者。法史體也。

一、子孫有世濟其美者。皆聯書不別爲目。如馬持國子晞驥、李用子春叟之類。

一、行事相類者。得附書。如李玉珪何昌期之類。同邑里而行事無大顯者。得附書。如邵安石、吳蔚附黃損之類。行事背戾而美惡相形者。亦附書。如龔澄樞輩附邵廷琯之類。

一、吳陸胤所譔廣州先賢傳。多蒼梧交阯人。殊不可曉。今皆附書。

一、德業隆盛者。得詳書。如崔清獻公者是已。張文獻公本韶產。嘗寓吾郡。故列諸流寓而不詳書。

一、是編作於正德初。故近世諸名公有不及收者。況所錄止據諸書。見聞所限。不無挂一漏萬之失。尚竢後日續成之云爾。非敢妄有所擇也。

一、先哲文字有錄其全篇者。有錄其大略者。有篇刪其句者。有句刪其字者。有取其意而易其詞者。要

之求詞旨簡明而已此亦史家舊例也

一諸書語涉不經暨文之不雅馴者皆芟易之如前定錄中載黃損事雖在所錄然文則非其舊矣此類是也

一史遷歐陽氏作傳或不主故常今倣之如□□傳是其法也

一傳後有贊有不贊者法五代史例也

一舊志多缺略今皆補之如廣州志不錄畫正簡克己之類

一舊志乖紊殊甚今皆釐訂之如羅威唐頌本漢人也誤列諸宋末黃舒晉人也誤列諸五代夫先賢傳作於吳而羅唐已收南越志作於南朝而參里山已錄則其乖紊章章明矣姑舉此以例其餘

一廖冲古成之皆名賢舊志誤竄仙釋中今爲辨正

一忠義以下諸傳專錄一節之士

一方伎止錄星曆醫卜藝術之士仙佛則附見之所以黜神怪也

一列女獨立外傳者以閨闈懿行最易泯沒是以詳書之

一宦者止錄其最賢者三人餘皆削之所以示勸也

一流寓皆收聞人不計賢否蓋朝廷用舍於是乎在所以著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

一作史之法同傳同卷皆有微意存焉今倣其例讀者宜詳之

# 廣州人物傳目錄

卷第一

漢徵士董公正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盛

漢督郵徐公徵

漢尚書郎疎公源

漢徵士羅公威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頴

卷第二

晉廣州大中正王公範

南宋太守鄧公嶷

南梁刺史覃公元先

南梁王國常侍廖公冲

南梁刺史馮公融

卷第三
唐刺史鄧忠襄公文進
唐寧國伯何公昌期
唐鄉先生區公册
唐同平章事劉公瞻
唐國學生邵公謁
唐校書郎楊公瓌
唐經略使何公鼎
唐進士張公鴻
卷第四
南漢尚書僕射黃公損
後唐太常少卿何公澤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賓于
南漢尚書右丞鍾公允章
湖南副使石公文德

湖南巡官鄧公恂美
卷第五
宋刑部尚書李公廷珙
宋節度副使周公渭
宋知縣古公成之
宋諫議大夫邵公曄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元
宋大理評事唐公靜
卷第六
宋國學生霍公暐
宋知州丁公璉
宋鄉進士黃公洞
宋歸正先生梁公覲國
宋知州馬公持國
宋知州黃公勳

宋提點刑獄廖公顒
宋防禦使吳公英
卷第七
宋鄉先生簡公克己
宋知州孔公元鼒
宋通判吳公翥
宋鄉先生譚公鈃
宋知州陳公康延
宋知漢陽軍曾公槐
宋隨如先生劉公鎮
宋州判錢公益
宋知錄蔡公齊基
卷第八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與之
卷第九

宋祕書郎温公若春
宋吏部侍郎李忠簡公昴英
宋知縣楊公汪中
宋推官陳公應辰
宋右正言郭公閩
宋竹隱先生李公用
宋太社司令李公肖龍
宋鄉進士陳公庚
卷第十
宋經略安撫使張公鎮孫
宋知全州陳公大震
宋兵部尚書王公道夫
元登洲先生區公適
元南恩州教授羅公蒙正
元象山先生張公攜

卷第十一
東莞伯何公眞
都轉運使劉公德
知縣簡公祖英
吏部尚書張公度
試工部尚書麥公志德
戶部侍郎黎公光
參政彭公通
卷第十二
前翰林典籍孫公賁
給事中王公佐
前翰林待制黃公哲
教諭李公德
贈監察御史趙公介
卷第十三

秫坡先生黎公貞
教授廖公謹
吏部主事鄧公林
樂澹先生唐公豫
學圃先生黃公勛
刑部郎中黃公裳
教諭黎公秉綏
卷第十四
禮部左侍郎陳公璉
按察使周公新
知府翟公溥福
副都御使羅公亨信
知縣蕭公嘉祐
府同知陳公誥
監察御史王公子倫

卷第十五
副都御史彭公誼
僉都御史盧公祥
按察副使陳公政
戶部左侍郎李公嗣
參政何公淡
副都御史魯公能
按察副使鄭公啟
卷第十六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
布政使祁公順
府同知吳公滄
知府張公璁　陳公晟
監察御史余公統
按察僉事何公瀚

都察院都事袁公仕鳳
卷第十七
忠義
宋摧鋒軍將黃公俊
宋贈州判伍公隆起
宋義士熊公飛
贈兵馬指揮關公敏
義士張公仲賢
禮部郎中陳公敏
卷第十八
孝友
晉孝子黃公舒
宋孝子韓公經
宋孝子張公道眞
宋孝子阮公與子

元孝子陳公韶孫
元孝子單公仲升
孝子梁公孟祥
義士梁公惠生
義士譚公漢
卷第十九
卓行
漢郡主簿尹公牙
吳日南太守黃公蓋
南宋伏波將軍周公靈甫
宋主簿林公修
宋試將作主簿劉公富
宋贈太尉廖公金鳳
宋權工部侍郎馬公南寶
元訓導周公修

參政彭公森
伴讀湯公有容
刑部主事金公誠
卷第二十
列女
卷第二十一
方技
南齊隱士周公度
唐道士軒轅公集
宋太子洗馬周公克明
宋光祿寺丞陳公昭遇
錦衣衞鎮撫林公良
卷第二十二
宦者
南漢招討使邵公廷琄

宋景福殿使藍公繼宗
太監陳公準
卷第二十三
流寓上
漢司徒許公靖
吳功曹虞公翻
晉散騎常侍葛公洪
南宋臨川內史謝公靈運
南梁太守伏公曼容
南陳中庶子蕭公引
南陳太市令章公華
隋上開府江公總
唐中書侍郎崔公仁師
唐荊州長史張文獻公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軻

卷第二十四
流寓下
宋連州文學姚公鉉
宋翰林學士蘇公軾
宋參知政事陳公與義
宋南軒先生張公栻
宋丞相文公天祥
宋丞相陸公秀夫
宋太傅張公世傑
宋尚書徐公宗仁
宋節度使蘇公劉義
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
前翰林庶吉士鄒公智

#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明　香山黃佐詩伯撰

漢徵士董公正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盛

漢督郵徐公徵

漢尚書郎疎公源

漢徵士羅公威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頌

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少有令姿。躭意術籍。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遂以學行知名。公府以其有用世才。常詣其廬。疇咨理道。數被辟命。皆不就。熹平末。張角、袁術起難。天下大亂。正每仰觀天象。知漢歷之不長。輒掩涕太息。或勸使出仕。嘆曰。潛龍以不見爲德。君子以藏寶自完。吾惟竢時。何酒相迫邪。賦性高潔。貧寒不戚。志在規俗。躬耕以足衣食。暇卽講詩書。陳禮法。遠近多從之游。鄉閭或少爲不善。必相戒曰。吾伯和得無入於耳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南陽車遂聞正令名。不遠千里。徑來投正。正與同志。恩如兄弟。數年中。遂得病。正爲傾家救卹。病篤。正呼遂字曰。德陽君更有以見屬否。遂瞪視曰。

以死累君言訖而絕正爲停柩於堂殯斂之禮一視兄弟之喪躬送喪於南陽而返粵產素多奇瑰之貨番禺爲都會商賈湊集貿遷易以致富加以夷獠叢雜習尙輕悍鬬爭射利未嘗知學感正清白偸俗自爾日變建安中正卒葬番禺之東衆爲刻碑表曰有漢徵士董君之墓過者必式晉隆和中南海太守袁宏追想其風采乃訪求世族條列行誼聞于朝有詔旌表門閭墓禁樵牧用南越志南海志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淵頴文集一統志參修

贊曰君子守道非以自善也蓋將以爲天下用也然必用舍之極定于中乃可以用於天下而無憾故時當可用彈冠而往非通也苟非其時雖鑿坏以遁非固也東漢之季社君昏椓紀綱陵遲從以鴟張鯨突之盜競排其鼎可謂大廈將霧風雨萃之黨錮諸賢禍烈焚如而尙可以仕乎儉德辟難茲其時也董正養眞衡宇泥視軒冕嘉遯之貞百世所師嗚呼遐裔而有斯人殆豪傑特起者哉

鄧盛字伯直州人也不知其所以進仕爲秭歸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既歸母果亡居喪盡孝太尉馬日磾嘉其所履服竟卽辟之初入府爲主簿尋爲太尉諸曹掾時彭城相左尙以贓獲罪三府掾屬考驗踰年不竟更選盛覆拷盛至獄洗沐尙解械賜席乃謂尙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尙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待如此尙獨何心不以死相歸乎卽引筆具對時人語曰淑問得竟皋陶鄧盛公卿皆禮重之後徙居蒼梧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修

徐徵字君求州人也家本荔浦少有方直之行持節不撓周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由中郎爲督郵

時中常侍唐衡豪貴。京師號爲唐獨。語言無所與校也。遣賓客至蒼梧。頗不循法度。徵便收客郡市。髡笞已。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付獄。主簿守閤懇白曰。此人無故特強賣買。既侵百姓。又汙婦女。徵上念明政。據刑申恥。今不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跣膝行。奉諸貴戚賓客耳。太守不得已釋之。徵爲人短小而果敢。世以爲智過其軀。初明帝時。嶺表張重仲篤者。爲日南計吏。至京師。帝訝其么麼。問之曰。何郡小吏。重抗聲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邪抑將稱骨度肉也。帝嘉其善對。後至通顯。徵居嘗以重自儗云。（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東觀漢記參修。）

疎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爲戶曹佐。源性廉潔。家貧餉晏不至。同第人餉先至。呼之共食。源未嘗聽。由是知名。後爲尚書郎。習練故事。爲九卿所重。故人有識源欲通苞苴者。源絕口不答。臨別便與訣曰。子以言汙我。從此與君絕矣。從司徒上書言事。忤權貴。得罪廢于家而卒。與源同時以宦業著者。有申朔黃豪。朔字元游。爲九眞都尉。性廉愼。常著布襦布袴。不事綺紈。鄉邑歎慕之。後擊狂賊有功。入爲河中相。豪字子徵。爲外黃令。均己節儉。粗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凡聽訟一縣稱平。當時鄰縣蝗蟲爲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者。悉歸附之。闔境大治。朔本蒼梧人。而豪交阯人也。吳郡陸胤爲刺史。著廣州先賢傳。各紀其事。（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參修。）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天性純慤。髫齔卽知禮讓。少喪父。哀毀如成人。奉母能盡色養之道。遇寒常以身先溫被席。母乃寢。夏月必撤帳而臥。曰。吾醨蚊蚋。恐去齧吾母。制行雅飭。口不挂俚褻之言。足不及貴富

者之門。待妻孥如嚴賓。然先世遺以負郭之田。力耕以自給。非其力不食也。鄰家牛數犯其稼。威刈芻潛納其門而去。牛家知之。感其長者。自是收檢莫敢犯。出遇老稚負戴於塗。率爲代其任。邑人化之。孝慈成俗。令異其行過人。辟以爲吏。不就。強之頗力。遂偕母遁於增城。母後卒。威泣血骨立。日進溢米食蔬醯者三年。既葬。結廬于墓。朝夕盡哀。白鹿止其墓側。馴擾如家所畜者。世以爲孝感所致。威與同邑唐頌齊名。王僧孺之爲南海太守也。下教求士。有曰。此境三閩錯壤。百粵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決浹。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自是高尚獨往。相望於峴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蓋以廣之多賢。由數公者倡也。陳元者。蒼梧封川人。治左氏春秋。父欽。官至厭難將軍。元以父任爲郎。光武朝。嘗請立左氏學。又請勿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其子堅卿。亦以文學知名。士燮者。蒼梧廣信人也。亦明左氏傳。建安中。仕至交阯太守。達於爲政。其弟壹。領合浦太守。武南海太守。皆以文業震一時。時謂三陳四士。然躬行視威或少愧焉。南海民以威頌皆先賢。嘗尸祝之。其祠今不存。（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贊曰。三代而上。其取人也尚行。三代而降。其取人也尚言。人之所取。吾之所以斷取。皆于言焉。則勢之所至。不務爲外也必矣。務乎其外。則不暇以自善。人之所取。吾之所以斷取。皆于行焉。則勢之所至。不務爲外也必矣。不務乎其外。則不容以不自善。是蓋古今大較。而君子之日難其人也。若羅威者。賢乎哉。其倫理篤。其行誼孚。其感召神。其令名昭晰而無窮。所謂匹夫而化鄉人者也。烏虖。賢矣哉。世之言威

者。昧於論其世。而以爲宋之南渡產也。而不知吾廣賴以變澆漓之俗者其倡也。區區以宦業顯者每夸豔而縷指之。名德如威。莫或加齒焉。烏虖。其於風教何如也。

唐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以孝聞。連遭父母喪。擢毀幾至滅性。逮葬。躬負土爲墳。於墳左爲小廬。覆以苫茨。寢處其中。扶服哭踊。朝夕捧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凡六年。有甘露降於塚樹。馨郁霮藹。彌月不已。人或訪頌。見白鹿拾食廬次如豢畜。咸異之。稱爲唐大孝。頌自是終身衣不純采。非祭不近酒肉。忌日必齊肅以祭。見父母所遺物。或經父母所歷輒捧手而泣。人始以爲矯。及察之恆皆然。而後知其篤行之純。蓋天性也。有司察孝廉。仕爲布山令。布山在鬱林境中。雜以民夷。號難治。頌鋪以大和。不事威讋。挫彊拊柔。惠及嬰孺。民感其仁。無梗化者。後頌卒。民報祀之。南齊永明中。范雲爲廣州刺史。至任首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頓琦、丁密等墓。思以厲薄俗也。琦字孝異。居母喪。獨身立墳。歷年乃成。手種松柏成行。哀毀踰制。感物通靈。有飛鳧白鳩栖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馴。密字靖公。性清介。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菓不食。毫釐之餽。不受於人。遭父喪。廬于墓側。有雙鳧游密廬旁小池。見人馴伏。後遭母喪。復廬墓三年。歸至舊廬一宿。故雙鳧復至。游戲池中。又有交趾丁茂字仲盧者。母終負土治冢。手足皸裂。列樹松柏。白鹿遊乎左右。之三人者。並載廣州先賢傳。故得附書。而梧州人訛呼密爲丁蘭云。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南史、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贊曰。廬墓孝乎。曰孝。其亦有所本乎。曰有。然吾聞之也。張南軒之言曰。古不墓祭。非略也。知鬼神之情

狀不可以墓祭也胡致堂之言曰送死之禮卽遠而無近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知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墓祭猶無當於義而況廬墓乎哉曰古者之爲禮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奠墓而入是顏淵氏之教也然則非歟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塚魯世世以時祀孔子塚烏虖事師且然況親也哉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敬親所植也體魄所藏當何如哉義起而祭因心而廬孝之道也禮也二公蓋有爲而言爾乃若孝格于皇天化行於蠻貊唐頌近之

#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晉廣州大中正王公範

南宋太守鄧公嶷

南梁刺史覃公元先

南梁王國常侍廖公冲

南梁刺史馮公融

王範。南海人也。好讀書。有鑒識。州閭推重之。吳孫皓時。閉戶不出。或問其繇。對曰。見彈繳而弗避。非靈禽也。處亂世而求聞達。非知士也。人以爲名言。郭馬亂廣州。逐刺史徐旗。範從旗避難。朝夕不離側者五年。既歸。以琴書自娛。未嘗妄交。有司賢其行。薦辟之。皆辭。晉平吳後。遵行九品官人之法。每州置大小中正。俱以本土人爲之。刺史熊睦薦州人德充才盛。無踰範者。乃以範爲廣州大中正。選舉人才。第其高下。皆愜輿論。時祕書丞河內司馬彪號博學。嘗著九州春秋。盛行于時。範閱之。見其略於嶺服。紀錄弗稱。乃蒐羅百粵典故。爲書。名曰交廣二州春秋。太康八年。表上之。訂述該覈。衆見之稱服。自是名動京師。範爲人卓犖不羣。未嘗事流俗事。篤學至老不廢。交廣素缺修載。自範始創爲之。其後有黃恭字義仲者。復著交廣記。吳興沈懷遠則述南越志。顧微、裴淵各譔廣州記。大率不外範所錄。以若范瑗之

交州先賢傳。陸胤之廣州先賢傳。楊孚之南交異物志。嵇含之南方草木狀。乃有補其所未備者。然皆承範權輿者也。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三國志。玉海。南海集參修。

贊曰。吾廣故荒落。文獻或不足于徵。幼學時思式于古。我聞人來諸簡裘。莫之或睹也。或睹焉特近世焉耳矣。乃博觀類書。見所謂傳志。爲吾廣作者。蓋羣如也。蓋但有其目焉耳矣。求諸簡裘。而卒莫之或睹也。豈兵燹之後。散爲煙霧。不可得邪。抑纂述之儒。世乏其儔。無以紹邪。不爾。何寥寥也。若乃王範交廣春秋。事贍詞工。昔稱之而今不傳。嗚呼。識時之通。事上之忠。秉心之公。亦足以芳耀於亡窮矣。

鄧魯字約子。世家桂陽之韶陂里。母張氏。孕魯時感異徵。幼爽悟有至性。父思露。當戍邊。呼魯小字曰阿魯。吾今登途矣。歸期未可知也。魯應聲而泣。拜伏訣別如成人。時甫四歲。世以孝童稱之。又歲餘病死。一夕甦。夢人謂曰。上帝憐汝早孤。特宥汝。魯既愈。日籲天願以身代父死。未幾訃果至。殯思露時。哭踊切至。聞者皆爲欷歔傷。宋元徽中。舉秀才。爲郡小吏。適館閣文帙遭火。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郡遣魯進圖至京師。宋帝以其有功墜典。賜錢幣繒綵。會本郡太守缺。詔即以魯代之。嘗遇異人與語。自是精識敏悟。預知未來事。及領職還郡。剖決無滯。有惠澤于民。創造州城池濠橋梁。里道無虛日。然經畫有方。民不告擾。齊永明中卒。贈司徒。民思其德。立廟祀之。用湟川志修。桂陽今連州。

覃元先者。南海人也。初名無名。勇力善騎射。齊末反者四起。元先召募民兵。爲鄉邦衛。據有番禺。梁高祖興王日。慶州刺史李堅遣人說下之。使歸梁。任孝恭代堅爲書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

繡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籍譽既深流芳已篤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莫卽江山間阻衙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儀門勒鐘鼎提干海岳推轂數千建我不才資兼文武鴻私弗替應茲閫外麾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刺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俟高算得書卽詣闕降高祖召見謂曰公當立勳業書彝常柰何無名乎元先遂改名拜東寧州刺史在任累著戰伐功加雲麾將軍侯景反元先與賓化侯蕭雲討之擒斬賊將所向無前會元先卒于師雲遂遁歸南海（用藝文類聚南海志參修）

廖冲字淸虛桂陽人博學能文辭於經史無所不通飭身修行鄉閭稱之以儒術知名仕梁爲主簿西曹祭酒時武帝好儒學詔徵天下名士冲與焉嘗命賦詩稱上意嘉賞之湘東王之就國也聞冲有詞藻請以爲王國常侍上許之王爲人性猜忍而外浮華喜談老子而莫知其要冲嘗坐講進無欲自靜之說以諷之凡王所爲多所規諫遂日見疎薄是時帝旣耄荒諸子又皆闇汰不法冲私謂所親曰根本撥矣天下必不能久治吾當去且不去王將以赭衣衣我卽浩然掛冠歸結廬靜福山居焉時大同三年也託迹黃老以鍊丹服氣爲名幽棲自適不復知有塵俗事人往訪之見其吟眺水石間猛虎修蛇馴狎其側休休如也遂眞以爲得道矣陳光大二年卒壽九十有七世之好事者相傳冲白日上昇號其地爲仙翁壇其謬如此唐刺史蔣防經所居爲作碑銘有捫蘿撥雲瞻仰不足之嘆且謂冲策名金簡晉身玉堂辭詞林學府之職以紅霞丹景爲家鶴骨松貌泉渟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蓋扶桑公

陶隱居之流也。刻石山下。後人卽其地爲清虛觀。不復知冲爲儒者矣。（用澶川志、唐文粹參修。）

馮融新會人。北燕僞昭成帝宏之裔也。宏爲魏所敗。竄于高麗。使其子業將三百人浮海奔晉。因留居番禺。融、業之孫也。世爲羅州刺史。至融能以禮義威信鎭其俗。汲引文華士相與爲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誦日聞。每行部所至。蠻酋焚香具樂。望雙旌而拜迎者相望。輒戒其下曰。馮都老來矣。毋爲不善以嬰罪戮。都老俚言。官長稱也。自是溪峒之間。樂樵蘇而不罹鋒鏑者數十年。初、融之蒞政也。雖三世爲守牧。然他鄉羈旅。號令不行。乃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婚於郡大姓冼氏。俚人始相率受約束。融所以結人心者。婚冼氏之力也。融旣卒。郡人思其德祀之。隋初平陳。嶺南共推冼氏爲主。保境拒守。尋遣其孫魂以所部八州降隋。後交州刺史李遷仕及番禺王仲宣之亂。冼氏皆討平之。累封至譙國夫人。謚誠敬。而贈寶爲譙國公。寶子僕、以功拜平越中郎將。先冼氏卒。僕子盎、隋末有定亂功。統有嶺南諸州。或勸自王。盎曰。吾居越五世矣。常恐忝先業。尚敢自王哉。武德中。歸唐。授高州總管。封越國公。二子知戴知式。皆爲刺史。奕葉通顯。鄉邦賴以爲保障。至盎功業尤烈。自融而上。墳墓皆在新會。寶以後乃居高之良德焉。（用南中一統志、新會志參修。）

贊曰。鄧魯之孝。覃元先之勇。馮融之政教。可謂難矣。廖冲之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故皆著于錄。竊嘗怪夫江東分王。垂五百年。吾廣未有以德業著者。豈椎結箕踞之風未變。輕悍之習尚存。故不足於用歟。然秦關旣開。華風日盛。才秀頎然挺生。惜所謂先賢傳者。不盡傳耳。曾謂十室之邑。果無忠信者

歟。觀諸晉書、南史。其能自表見者。大都競浮虛而鮮實用。躋顯庸以貽僇辱。固亡足爲吾人歎也。矧嶺表去天萬里。或者奮昂汲引之無其階乎。史稱揚粵之俗。重土樂鄉而不能自激以有爲。豈其然歟。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語曰。燕昭好馬。駿馬來庭。葉公好龍。眞龍入室。信有自哉。

#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唐刺史鄧忠襄公文進
唐寧國伯何公昌期
唐鄉先生區公册
唐同平章事劉公瞻
唐國學生邵公謁
唐校書郎楊公褱
唐經略使何公鼎
唐進士張公鴻

鄧文進南海人家素雄于財至文進獨折節讀書以故士之流徙者競趨其門文進皆館穀之賓客至千餘人因擇其勇略者使扞鄉井俚峒夷獠聞風慴服役屬唯謹隋末宇文化及弒煬帝于江都盜賊布滿天下五嶺亦擾文進散財集兵以赴難旬月之間衆數萬掠地至始興時賊帥林士宏據虔饒兵不克進與戰輒敗於是保有廣韶二州歸之者如市豪酋楊世略據循潮馮盎據高羅寧長眞據欽廉桂林諸郡文進皆通書使以生民爲念定盟同歸于好百粵之境得免於兵革者文進之力也無何士宏

稱帝。遣使至番禺。授諸帥以僞官。文進獨不受。唐高祖武德五年。諸帥次第納款。是年四月戊寅。文進遂統所部降。高祖賜敕奬勞之。卽拜韶州刺史。旣仕。益盡心民事。移郡治于水西。梁王蕭銑發兵攻樂昌。文進堅守。累立戰功。卒贈鷹揚衞上將軍。初理郡時。嚴重有威。爲吏民所畏。每戰必身先士卒。或奮臂一嘑。風雲變色。軍中謠曰。鄧守嘑。百夫避途。言其勇也。沒後多著靈響。郡人爲之立廟祀于樂昌近復配享張文獻公祠。景泰中。追謚忠襄。子孫留韶。遂爲始興人。又有廣州大姓馮子猷者。家有部曲。復雄于財。高元朝每五管征討。恃以爲援云。（用唐書一統志參修。）

何昌期。陽山人。少有膂力。能制奔牛。羣兒畏之。及長。能挽二石弓。以是知名。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朝廷詔下郡邑求武士。昌期與同閈李玉珪應募。郡守試之。踢張超距加人一等。乃送隸元戎帳下。時賊帥高秀嵓大侵。河北震動。昌期時爲裨將。與衆謀曰。秀嵓故哥舒翰將也。勇悍有謀。若布陣旣成。難與求勝。不如乘其未陣擊之。乃先士卒登大嘑陷陣。賊衆披靡。遂敗之。秀嵓退走。方承平日久。士氣靡餒。追祿山叛。望風奔北者十軍而九。及昌期以果敢倡。諸將皆相謂曰。南人素孱劣猶爾。可居其下乎。爭先踴躍求自効。祿山之破。自秀嵓之敗始也。有司上其功。上甚嘉之。累遷千牛衞上將軍。封寧國伯。昌期於兵書不甚讀。然能仗忠義。奮威武。氣蓋三軍。軍中目爲何十萬。言其材勇足十萬人敵也。玉珪少以氣義雄勇。爲鄉閭所欽憚。身長八尺五寸。雙手過膝。吐音洪亮如鐘。後爲郭子儀部將。子儀每愛其膽力。常置左右。平安史。復兩京。與有力焉。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人服其勇。隸元戎幕府。卒歸葬陽山濮下。

鄉人廟祀之。至于今不替。用湟川志、廣州志參修。

區册南海人也。系出區冶子之後。著於長沙以南爲名族。册爲人喜讀書循理。謹持雅飭。惟恐戾于典則。人樂從之遊。家徒四壁。縹緗盈其間。挾卷呻吟無少倦。時下筆爲詞章。千百言袞袞不休。自郡守以下。皆重其文采。貞元十九年。監察御史韓愈以言宮市。極論天下根本。爲幸臣所讒。貶陽山令。愈、大儒也。以道自任。世方之孟軻。册以道喪學絕。無所依歸。遂冒險往陽山師愈。愈亟稱許之。及册歸。送之以序曰。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章卓然。壯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禮義之說。欣然而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其見重於愈者如此。二十一年。愈徵爲江陵法曹。累官吏部侍郎。文章爲一代鉅工。册出其門。因是知名。時又有區宏者。亦遊愈門。愈有送宏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宏。蓋與愈周旋頗久。愈遷法曹時。宏隨至荆門。及愈入爲博士。宏亦隨之。丹陽洪與祖謂宏即册。然其始末不類。或其族人也。夫顏淵得孔子而名益著。樂正子獲教于孟軻而造詣乎善信之域。孟軻之沒。道幾磨滅。其有明之者。漢得

一人焉。曰董仲舒。唐得一人焉。曰韓愈。雖或未醇。亦可謂千一之儒矣。愈來潝南。册從之遊。特立興起。知所嚮慕。賢矣哉。名垂不朽。宜也。使李實。皇甫鎛之徒。皆以册之心爲心。愈之道。或者其不棁矣乎。嗟乎。此犂鉏臧倉之所以接迹於世也。用南海志昌黎文集參修。

劉瞻字幾之。連州人。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祖升父景。鄙坊從事。瞻奇偉有文學。才思慧敏。大中元年。登進士第。尋中博學宏詞科。除商辟署鹽鐵府。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素重瞻之爲人。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同昌公主卒。懿宗捕大醫韓宗紹等送獄。詔逮繫宗族三百餘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卽自上疏固爭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帝不說。瞻又與京兆尹温璋等力諫。帝大怒。卽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韋保衡與路巖共譖之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俄斥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孫瑒、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皆貶嶺南嚴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去長安萬里。卽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爲讒搆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卽位。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居相位三月薨。人以爲韋路之黨。劉鄴者

鳩之也。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置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子三。曰滉。曰陟。曰延。賞渭南尉右拾遺。按廣州志一統志瞻子贊天祐二年進士仕梁至崇政院學士與史不同當考用唐書本傳通鑑滇川志參修。贊曰。瞻之貶也。天下以爲戚。及其見用。市人猶驩。非德業在人耳目曷臻茲乎。意其贊元經體。必有大過人者。何則。律身苦節。有所不爲。斯其驗也。傳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瞻之謂歟。惜史牒所傳。特直言一事而止耳。通鑑載瞻見斥時。鄴有力焉。及再相。鄴置酒延之。歸而卒。胡寅以謂飲仇人之酒。推誠之過也。雖然。禍福之來。天也。天不可移。智者有所不通。奚瞻尤耶。

邵謁者。唐之詩人也。世本清遠人。後徙曲江。最後徙翁源。家焉。詩道大昌於唐。而中原荆蜀多名家者。五嶺以南。當開元盛時。以詩文鳴者。曲江公張九齡一人而已。柳宗元以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顧於南士獨稱詩人廖有方者焉。其言曰。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厚重。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宗元之貴有方者。其言如此。而又於世之貴有方者。加厚望焉。必其詩之果當乎其心也。其爲人之果足貴於世也。然有方之詩與其爲人之詳。不可得而傳也。後世所錄唐詩以傳者。獨謁與曲江公歸然並存。然則嶺南詩人如有方而

不傳者。不知凡幾。而可謂粵無人哉。謁以晚唐一介士。獲永其名。至與諸名家並行。其詩當不下人矣。使宗元見之。當何如其貴之也。世傳謁顛末可異焉。始謁之家食也。貧且賤。屈爲縣吏。令有客至。日使槎牀者三。謁不應。又頤指之者三。謁不應。令乃怒慢罵之。謁瞪視曰。咄吏豈供汝槎牀者耶。且讀書干祿。亦易與耳。大丈夫當仰居人上。安能俯爲人役。令益怒。大言曰。死狗胥敢爾。盍牽來。於是左右提曳之。謁不爲動。掉臂而出。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學苟不成。有如髮。發憤讀書。罔閒晝夕。築書堂隱起水心。距縣十里許。平居雙鬢蓬然。如里中兒。親友多笑之。謁不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束髮苦吟。尤工古調。學既成。爲有司所舉。抵京師。隸國子。聲華燁燁薦紳間。嗟乎謁之成名也。由胷中耿耿者激之也。天道莫不有陽明。而陰濁勝之。人莫不有勁氣。而物欲柔之。故其事君必突梯潔楹以求容也。其處官必狐蹲蝮屈以求媚也。其臨難必甘辱以求免也。其制事必枉道以求合也。得志則求滿。失意則求哀也。言則僞而堅也。貌則恭而詐也。苟可擢富取貴。無不爲者。無他。失其羞惡之本心也。苟能充其本心而擴之。其氣可以礴天地。其誠可以入金石。孚豚魚。天下事無難處者。而獨工爲詩乎哉。今有會稽之竹箭。揉而笴之。鏃以鋼金。附以南鵬之勁翮。引滿而發。貫犀兕七屬之甲不難也。使寸寸而屈之。曾不足以爲梃。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方而大。利孰加哉。謁居京師最久。所與善皆名士。然剛躁與時戾。以是竟不第甲科。作詩多刺時事。其論政一篇曰。賢哉三握髮。爲有天下憂。孫宏不開閣。丙吉寧問牛。內政由殷肱。外政由諸侯。殷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滿山邱。莫

言萬木死不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國渭水東悠悠是時藩鎮強戾宰相多非其人故謁詩及焉溫庭筠以其數奇而不遇也乃榜其所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後甫釋褐而卒卒後降巫賦詩自稱邵先輩世共神之迹謁之爲人大抵剛而無養躁而無制躁而無制故其言凌突而觸人剛而無養故其動猖披而自放使或聞道而集義以充其氣固宗元之所謂鍾於陽德者其所樹立曷止是哉志鬱不施沒有餘靈可哀也已謁有詩集南漢史官胡賓王者序之以傳其後吾廣詩人有何澤孟賓于之屬然皆不逮邵謁用邵謁詩集類說參修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咸通末登進士第初赴省時夢登高臺耘草得玉麟及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是職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拜官後時事日非即拂衣歸隱至德令周繇與環友善極稱許之又有韋隱居黃隱居者家于廣州之朝臺與環莫逆日以琴樽自娛時人稱曰南濱三隱用南海集續前定錄參修

何鼎番禺人少聰悟日記萬言大中初進士筮仕著作郎遷瀧州司馬以能名節度使李迢禮重之累遷容管經略使時承亂後民生憔悴鼎加意招徠賴以安堵峒賊梁宗煽叛鼎單車往說之賊徒露刃林立鼎從容諭以禍福且曰汝曹何不兵我宗與其徒皆拜泣曰竊聞何使君高誼之日久矣開示逆順大有造于吾人是吾儕再生之秋也其敢違命以干天刑即率其衆歸耕終鼎之任無肚篋者廉辨二州歲大祲賑濟不足以俸周之會鼎小疾民有燃指禮佛爲之禱者鼎善星歷時朱全忠強逆不臣鼎

誡諸子曰。汝愼毋事全忠。全忠兇德類祿山。必有慶緒之禍。以勢觀之。全忠必將改王。以星象言之。唐家當復興。晉分野有王氣。其在河東乎。鼎沒後。友珪弑全忠。莊宗滅友貞。一如所言。諸子守其訓。皆事莊宗。（用南海志南海集參修。）

張鴻。連州桂陽人。唐天祐末年進士。知運祚將易。遂隱遯不出。天下聞而高之。爲詩清絕。世所傳誦。有集一卷今亡。（用湟川志連州新志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南漢尚書僕射黃公 損

後唐太常少卿何公 澤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賓于

南漢尚書右丞鍾公允章

湖南副使石公文德

湖南巡官鄧公惔 美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慷慨有大志。築室于靜福山。扁之曰天衢。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積學績文聞于時。尤善爲詩。每遇山水會意處。操筆題殆遍。自謂所學未廣。乃扁舟遨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交天下士。都官員外郎宜春鄭谷。爲湖海騷人所宗。一見亟稱揚之。舉其詩數聯謂曰。君殆奪眞宰所有也。嘗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又嘗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論。修治之術。具有宏識。議者每期以公輔器。爲有司所薦。登梁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龔。龔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稍親任之。累遷至尚書左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會龔建南薰殿。彫沉香爲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損進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盡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

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灾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爲戰。且汴洛未平。荆吳獷狡。正宜務農息民。以宏聖基。庶遏強敵。乃縱耳目之好。盡生民之膏。興土木之工。傷樸素之化。供一己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奭不說。會宰相缺。羣下多推損者。奭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久之病卒。所譔述有桂香集行于世。損爲人該博多能。性輕利重義。嘗捐貲築高良之邪陂。灌田疇。多所收。鄉邦賴之。其在匡廬也。與桑維翰、宋齊邱相友善。每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爲不及。損亦自負。嘗遊五老峯。憩小盤石。有叟長嘯而至。謂維翰曰。子異日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謂齊邱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獨異損曰。此子乃有道氣。當善終。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猥曰。有才何患無位。下僚會足稽黃損邪。叟笑曰。非所知也。其後維翰相晉。齊邱相南唐。皆見殺。損雖位僕射。實州從事祿也。世以爲前定云。同郡有吳譞、邵安石者。亦知名。譞字廷俊。唐光化三年進士。黃巢之亂。爲寇兵所獲。朱全忠深器之。置之幕府。官至大記。安石亦唐乾符三年進士。後仕全忠。全忠督兵河上對壘。晉人遣使匣金幣通好。僞云永和重寶也。須人主莊肅發之。安石請以重囚啓鑰。機發矢貫胷臆。全忠嘉歡。擢右諫議大夫。皆先損時。然學行不及損也。嗚呼。五季之世。天意晦盲。賢人退隱。其得位者。大都椎埋攻剽之徒耳。損之學雖曰未純。使有所施。未必無可觀者。惜也鬼神實司之。竟志以沒。罔攸用。用川志。一統志。前定錄參修。

何澤者鼎之子也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臘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柰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譔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弊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民便之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求爲給諫鳳不許乃以爲太常少卿勑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矣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嗚呼亂世信難爲臣哉澤之仕明宗也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頭北面而呼曰明主明主史臣以爲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明宗暮年澤慮國本未建即遣婢宜子詣閤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史又以爲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愚謂明宗於五代號小康目以明主未爲太過矧亦臣子尊稱之常也五代諸君篡弒相踵未有建儲者使秦王苟立或免弄兵之禍國有長君從珂未必能遽取也可多罪澤哉雖然晉高祖之命澤不拜可也使澤居唐盛際誰謂非直臣哉嗚呼亂世信難爲臣哉（用五代史本傳修）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少聰穎游鄉校力學不怠父以家貧且賓于無他兄弟力止之賓于進曰衆星不

如孤月明。牛羊滿山畏獨虎。父奇其志。晉天福九年。登進士第。仕湖南江南。歷縣令水部員外郎。終郎中。賓于能詩。有盛唐風致。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日。賓于以詩數百篇。號金鼇集。獻之。大爲稱賞。因採集中尤異者數聯。馳書朝廷。聲譽藹然。李昉者。同年進士也。與之友善。後昉仕宋。官翰林。而賓于猶爲南唐郎官。寄賓于詩曰。初攜寶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句滿江南。蓋惜其不顯融也。後歸老于鄉。號羣玉峯叟。年八十卒。賓于以詩鳴。爲世所重。性好獎拔後進。新塗令李有中者。詩有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之句。賓于稱爲方干、賈島之徒。有中由是知名。宋陳堯佐序其金鼇集有云。如百丈懸流。轟轟灑落蒼翠間。清雄奔放。望之豎人毛骨。自五代詩人以來。未有過賓于者也。今其集不存。愚嘗於類書中。得賓于所爲公子行焉。其詩曰。錦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庭。不識農夫辛苦力。驕驄馳處麥青青。亦佳句也。（用湟川志、氏族大全、文獻通考、文翰大成參修。）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南漢劉龔之據廣也。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晟。晟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離宮碑記暨誥勑多命允章爲之。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于諸國。晟遊羅浮山。應制爲詩文。多稱旨。每曰。允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制誥。乾和六年。使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遣巨象指揮。使吳珣等伐之。克賀、桂、連、宜、嚴、梧、蒙七州。晟以允章與其功。賞賚不可勝紀。有司奏允章名儒。宜爲儲君輔導。晟命教長子衞王繼興。晟卒。繼興即位。更名鋹。以藩府舊僚。稍

敬重之。擢尚書左丞。參政事。時鋌淫戲無度。委政宦侍陳延壽、龔澄樞等。女巫樊胡子、宮婢盧瓊仙。朋妖亂政。宮禁爲之汚褻。允章深嫉之。抗疏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鋌不能從。羣小皆仄目。大寶二年。鋌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眞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眞馳走。告允章反。鋌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耶。復入白鋌。幷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是日天色慘黯。道路以允章素忠鯁。皆爲之掩涕。彥眞誅後。始收葬焉。允章弟有章。亦有文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囚于厥家。雖然脂韋浮沉。萬世猶有腥焉。當鋌時。蓋有自宮以求進者。其於允章賢不肖何如也。（用五代史、南海志參修。）

石文德。連州人。少志學。一覽輒不忘。弱冠讀范曄漢書。摘其瑕纇數百條。爲辨駁。先達見之曰。公羊墨守。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得晉帖數紙於破箱中。及閱殷璠詩選。模倣久之。遂出儔輩上。遊遊湘漢間。無所知名。僦屋長沙。遇天策府學士桂陽劉昭禹與語。大見稱許。會端午共飲。文德賦艾虎長句。演迤奇拔。昭禹驚曰。子文苑之雄也。言諸楚王馬希範。得隸詞學。秦夫人卒。王命中外有文學者爲挽歌。文德詩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大異之曰。石文德乃有此作。評以爲同列第一。未幾。授水部員外郎。改其鄉爲儒林鄉。甚親重之。會宴常春堂。希範出玉杯爲賦詩者賞。李皐詩先成。得之。文德繼

進乃更盡美王復賚以玉蟾滴由是諸學士多嫉其能者尋出爲融州副使蓋入譖者之言也希範性汰侈營建征討無虛日稅諸州棟木皮鎧動至數千文德上書切諫曰殿下承父兄之業撫有南土儲給國用愛卹黔黎惟日不足近聞土木日興兵戈日尋非所以保國交鄰之道也夫農爲民本食乃民天今廣取皮革牛囲戶空耕氓逃竄轉爲寇盜臣不謂可一也外帑之儲費於淫巧養兵之食耗於工匠或有變處將何所賴臣不謂可二也諸侯五廟古今所同七廟非營恐非猷典臣不謂可三也巨木售于異邦使者恣爲奸利陸轉水運顧募尤難一木之費至踰百萬道路嗷嗷恐藏不測臣不謂可四也武穆王之世四鄰不聳九府流通猶且節用服食以贍軍國今沉檀以雕柱棟文繡以衣垣宇倉廩無復紅腐閭閻盡夫亦仄廣孝繼先似不如是臣不謂可五也虔祁宮成諸侯叛之桓宮刻楹春秋刺焉今荆粵闖我籬藩吳會偵我西北費用疲民何以禦敵臣不謂可六也臣受殿下厚渥出葦門而登廣廈脫布褐而筵青紫捐軀報德自料無繇昧死盡言惟大王思至計以惠社稷希範得書憑怒昭禹營球之乃免譴會文德亦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或尤之曰君剛愎方確眞與姓同文德廣曰寧方爲我不圓爲卿且子不見石上可補天次足攻玉邪世以爲善謔所著有唐朝新纂三卷行于世（用湟川志九國志類說參修）

鄧恂美連州人有敏才工詩賦時湖南朱昂博學號朱萬卷士類無當意者獨推遜恂美天祐中與孟賓于並爲李若虛薦入洛陽擢進士登第後還家爲湖南節度使周行逢所留辟爲館驛巡官置幕下恂

美背傴。時謂之鄧駄子。性頗迂僻。如其形。衆多不悅之者。行逢因此禮待日薄。故雖處府僚。而食不暇給。同年王溥爲相。聞恂美不得志。乃寄詩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窘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翰林學士李昉至。亦恂美同年也。召至傳舍。相見話舊。不覺號慟。因倡和款談竟日。行逢疑其泄己陰事。呵責之。黜爲易俗場官。須臾又使人詐爲山賊。突入官署殺之。聞者無不慟惜。行逢猜忌鷙酷。羣下多以譖死。其妻嚴氏遯於郊。以避害。至是又殺恂美。士流益不附。後李昉再銜命祠南嶽。知恂美墳在近徒步百里。爲詩哭之。古人布衣交。未有若昉者也。嗚呼。余讀五代史。嘆夫朝爲宰相。暮膏斧碪者。往往而是。悲當時之人。何不幸也。及錄鄧恂美事益悲。是時無妄而嬰戮者。不特將相大臣也。禍遍章逢。逮及甿黎。可知矣。此所以爲亂世也歟。且恂美特一迂僻士耳。行逢殺之。猶失士心。然則得一士而可王。豈虛語哉。五代時。湖湘號多詩人。譚用之、廖光圖爲之冠。連郡名士。又不特恂美有黃匪躬者。先恂美時。陳用拙、胡君昉者。後恂美時。匪躬、連山人也。負詩名。有志大惟憂國。恩深豈顧身之句。登唐光啓三年進士。先在江西鍾傳幕掌奏記。楚王馬殷傾慕之。值匪躬使事至。殷大喜。盡屬其門戶租稅。用拙、天祐元年進士。君昉、隱居。嘗遇羽客得吐納長年術。二人皆有集傳于時。而君昉集號蘗川。其句有曰。水邊閒詠處。雲島日斜明。人以爲得詩家三昧云。用湟川志、三楚新錄參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宋刑部尚書李公廷珙

宋節度副使周公渭

宋知縣古公成之

宋諫議大夫邵公曄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元

宋大理評事唐公靜

李廷珙者。連州人也。其祖佐唐有功。父處顏。善屬文。明宗天成間。佐征淮甸。累功爲武軍節度幕府掌文翰。廷珙猶在襁褓。而處顏沒。遂寄食母家。幼岐嶷不羣。其舅器之曰。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矣。以勳閥初調番禺簿。時羣雄割據。劉氏擅廣。左馬氏流離。聚集郴連。廷珙懼禍。出仕南漢。爲土軍都知兵馬使。時劉鋹爲不道。屠戮忠良。且戕其骨肉殆盡。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廷珙知其必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塞效順。太祖嘉其忠義。詔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持節春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廷珙感激。明年獻策平南漢。開寶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爲桂州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廷珙嚮導伐之。出師下賀州。復下韶桂。將東攻連山。南漢將盧枝戍騎田嶺。號咽

喉地。王師力攻敗績。廷珙引大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枝屯百餘里。聞枝堅壘以拒。潘美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枝衆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若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旗揮之。果讙譟而降。枝燒壘遁去。鋹聞枝遁。內外震恐。所遣將皆敗還。宋諸軍連克捷。明年二月。南漢平。皆廷鋹嚮導之力也。詔爲廣西總管招討使。取五管。餘逆望風歸附。詔廷珙入覲。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爲奉化。官至刑部尙書。（用廣州志、潼川志參修。）

周渭字得臣。連州人。幼孤。養於諸父。力學工爲詩。時州隸長沙馬氏。與南漢相持。渭爲廣人俘獲。委質南漢。妻子流離昭州。遂爲恭城人。劉鋹時。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爲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爲辭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卽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蒞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幷暴屢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置口砦多戍兵。監軍傲狠。縱其下爲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懾服。詔書嘉奬。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奏房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殿直傅廷翰爲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俄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

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爲榮。渭奏去劉鋹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屬有事交阯。主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市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移書交阯。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卽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爲鹽鐵判官。遷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授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爲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眞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召以其子建中爲乘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尙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相見。時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用宋史本傳。澄川志參修。）

古成之字亞夔。本惠州河源人。五季末。避地貫增城。性簡靜寡嗜慾。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淹貫羣籍。時或吟詠以自適。出語皆驚人。文譽殷殷動四方。宋初干戈甫息。嶺嶠文風未振。每取士合一路以一人薦。衆推成之。雍熙改元。充秋賦。督府勸賀詩云。寰中有道逢千載。嶺外觀光只一人。蓋紀實也。明年。上春官。有司奏以梁顥第一。成之第二。預傳聞焉。有張賀、劉師道者。嫉廣南人居其上。乃召成之夜飲。密置啞藥於食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喑不能應。是科上初唱名賜第。怒其不恭命扶出之。然惜其才。因宣諭曰。卿宜勉學。以圖後舉。朕將虛席待卿。既報罷。或勸訟以自明。成之殊不色憾。曰。司命者遲速有

定非人所與也聞者服其量端拱初成之再舉登第名在十九時以貢舉權歸春官不復臨軒分甲於是禮部放榜取程宿者二十八人時謂上應二十八舍蓋愼濫取也都下競傳賀師道事上聞欲置於法成之申救謝無有召見太宗嗟賞之宋興廣州舉進士者自成之始初調眞定府元氏尉以能著改知靑州益都縣爲政以惠愛爲本不事刑朴而衆務集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校書郎張詠與語深器之李順之亂蜀也詠出知益州辟成之知縣州魏城縣先是宦者王繼恩討賊至縣居民避兵者多溺死積骸如壘子遺者皆瘡痍老幼流徙爲墟成之既至勞來而煦育之運米以濟饑發藥以療疾疫經畫有法活者無慮數千人事稍暇卽立學校課農桑逆亂之俗爲之一變咸平五年蜀又有警復以詠知益州詠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緜竹縣其政如宰魏城時常歎曰吾竊祿欲榮親今親已沒吾何以仕爲哉慨然有歸歟之興有思羅浮詩未幾卒於官人皆以其抱經世才惜其不至大用也成之以文章爲南越首倡尤工於詩有鳳鸞霞舉脫略塵土之態置諸唐律中殆不可辨又雅意林壑每訪名景攀躋猨鳥之宅竟日忘歸久官於蜀未嘗攜妻子居常裕如也人見其閒澹類此遂誣以爲僊云按舊志載成之之初赴南省也道由潭州遇異人韓泳以長生術邀之使勿行成之答曰家寒親老期得祿養長生非所願也泳笑曰子志誠可尙但恐轉汨塵土爾是歲省試報罷再至京師復遇泳於閭闔外握手謂曰公此行成名矣旣而果然又載成之將終前數日漢州有衙吏自靑州致書來覽之乃泳筆也卽酣飮累日不臨政索誥大書一詩於後書已擲筆而逝縣方申州而成之先至漢

州謁太守矣。人皆謂其尸解。又傳其於武夷上昇。無稽之言。大率難信如此。增城人稱爲紫虛先生。繪肖其形而祠之。宋末復祠於廣州學宮。所著有刪易注疏若干卷。人士傳習之。幷詩集行於世。子孫甚繁。散處梅、循間。四世孫革居梅州。擢紹聖元年進士。官至五品。（用惠陽志、南海集、五仙觀碑文參修。）贊曰。觀成之峻拒韓泳之言。趨向正矣。世猶以方外目之。何哉。郡志置諸神仙之列。且謂所書誥。元時猶存。蓋或有之。垂絕之時。肆志高曠。遂以來後人之誣耳。東坡貶謫日久。都下傳其白日仙去。石曼卿死後。世謂其得仙爲芙蓉城主。可盡然之哉。槩成之平生之賢有四。曰靜、曰寬、曰惠、曰孝。仕以爲親。親沒思止。非孝乎。西土之平。不有善政以解其疲。吾見其轉於溝壑也。撫字之勞。非惠乎。進而尼於人無所尤。非寬乎。山棲而學有得。非靜乎。靜以爲體。寬其量也。惠其推也。孝其守之經也。合而言之。庶幾乎仁。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爲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卽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曄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於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

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荊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闌砦兵攻戰。曄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略。曄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卽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曄俟其事定。卽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眞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覿物。及爲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言廣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隅。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季隨犯贓。曄當削二官。上以其遠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曄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爲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用宋史本傳修。）

馮元字道宗。南海人。高祖祿。唐末自始平來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世至父邴。皆食其祿。廣南平。邴入朝爲保章正。元幼嗜學。從孫奭授五經大義。又友崔頤正。逮冠。彊立博覽。爲詞章沉鬱有思。出入服褒衣。習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以俚語諺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大中祥符元年。第進士。授江陰尉。秩滿。會有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

官。元自薦通五經。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銓事。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問疑義。辨析無滯。卽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久之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羣子弟侍聽。以其淹粹亮恪。深加禮重。因薦之。八年。眞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爲泰。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要之一誠之感而已。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庋藏祕册。置學士待制等員。妙選譽望。時用兵部郎中李虛己。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以元入仕資淺。乃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數召入與查道暨虛己、行簡講易於宣和門北閣。盡上下經。帝稱元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王。將講經資善堂。帝欲得耆碩。使之勸學。王旦又薦元。帝以年差少不用。更用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卽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他職如故。數獻歌頌。兩宮褒禮。賜予甚渥。仁宗卽位。改戶部員外郎。爲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學。師生同升。人榮之。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奭元並命。士議悅服。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十一月、燎祭南郊。爲鹵簿使。七年。爲翰林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元兼有。士林休之。又判尚書都省三

班院。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譔。九年。判吏部流內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享宗廟。又爲鹵簿使。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使。任如廟禮。前此宸妃李氏之當葬也。命元監護其事。帝親政。追册宸妃爲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出知河陽。辭謝見上。但頓首引咎而已。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乞置元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王曾爲上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上悟。卽日馳詔。景祐二年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獻金華五簴。上納其戒。賜書褒答。四月。類修樂書。俄復爲南郊鹵簿使。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賜名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侍郎。賞勞也。四年春。足疾氣愕。屬其友李淑、宋祁爲銘誌。四月卒。年六十三。賜賻錢三十萬。絹百匹。贈本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終日無戲言惰色。嘗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愼恪以得之。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晝治官事。夜還讀書。藝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有所咨訪。咸能記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鐘石以合其私。後有建言其非者。上遣中人就舍問之。元卽摘班固律歷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明日召見邇英閣。上謂曰。向考正大樂。患其寢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

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較衡斗皆不讎微元言、莫能正其謬也嘗預注眞宗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義疏又明揚雄方部學欲爲諸首作章句幷分撰國朝會要皆未成書家人攟其遺文得數百篇詩百餘章宋祁稱其清緻平粹類其爲人今不傳無子以兄之子譓爲後蔭授衞尉寺丞孫二人將作監主簿用南海志東都事略宋文鑑宋史本傳參修按一統志元畧家閑封當葬其地而南海志謂元葬廣州何村當考

贊曰古者教太子之方邪慝不接於耳目非禮不近乎動履所誦必法言所親必正人夫然後德器成而宗社有所賴也眞宗雖未得爲賢君然其教太子也幾於古矣宋以仁厚立國至仁宗培而豐之四十餘年隆平之治卓邁今古抑孰知其自資善堂而肇邪夫養成君德以運諸事業馮元之功於是爲大何者元雲釀雨驅雷電而潤羣物雖曰大造之仁然謂非雲雷之功不可也宋祁以賈誼董仲舒擬之愚謂元之所得爲視二子者益多矣

唐靜連州人父元雍熙初進士歷官知渝韶峽光化四州終尙書屯田員外郎靜生而顖異十歲能爲文章隨父宦蜀遭母喪哀毀踰禮間關川陸扶護歸葬人稱其孝大中祥符八年再舉登進士科初調灃州獄掾試祕書省校書郎歷韶州判官試大理評事當官執法不撓爲張士遜陳堯咨妥殊所推重范仲淹龐籍皆兄事之靜子炎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太子贊善大夫三世甲科湟川前此所未有也同靜時有吳世範者工詩文登咸平三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爲漳浦令有善政遷殿中丞又有歐陽經者家世業儒至經尤卓顯徐鐸榜進士登第後乞歸建致一堂日劬書其中初任杭州幕官以詩文見稱時

蘇軾帥杭州。表薦之云。材猷夙壯。忠孝兼全。學古入官。敏於從政。官至朝散大夫。知封州。用湟川志修。

#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宋國學生霍公暐

宋知州丁公璉

宋鄉進士黃公洞

宋歸正先生梁公覲國

宋知州馬公持國

宋知州黃公勳

宋提點刑獄廖公顒

宋防禦使吳公英

霍暐字明甫。南海人。篤志鄉學。故與馬子才遊。子才者。鎮南節度推官。鄱陽馬存也。暐之爲文也。淵雋奇古。不與俗合。或勸易其習。乃質諸存。存以序送之。蓋推許之也。其略曰。予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茫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也。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音。累十譯僅乃通。當時之人。號曰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

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爲聱牙佶強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南海霍公。好古文。日夜習誦。其下筆極有力。語梗而氣勁。讀之有不能成句者。以是連不得志於有司。同進之士。時或疑怪。頗自悔。欲爲新麗軟熟之習以易業。而見謀於予。予曰。子必勉之。三代之文章。民之所知也。後之學者。有所不知也。當時以爲常言相告語。後世之註釋者。不能竟也。是後世之學者。不如三代之民也。非子之恥。學者之恥也。子必勉之。初。皇祐間。新會龍山之水。色變而爲紫者旬日。人皆以爲瑞。暐獨持論。以謂清者水之眞體也。變而爲紫。非正色也。其必水之怪乎。水、陰物也。陰之類爲小人。爲夷狄。爲盜賊。姦宄。今水失其常性。吾恐其關於國家者大也。因記其事。其特立獨見此類也。後蔡京童貫輩當國。有金人之變。江南盜賊蠭起。皆如言。元祐初。入太學。時詔舉八行人。以暐之修己教於家者無間言。遂以應命。官終海豐縣尉。時東莞王知亦有學行。同預是科。廣之士以八行著者。暐暨知二人而已。鄉評咸謂無愧色云。知未及仕而卒。（用南海志修。）

丁璉字玉甫。番禺人也。少有才名。杜門讀書。如坐山谷。講明經學。遠近從之受業者。羅屨於外。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始授融州司戶。歲祲。民挺聚爲盜。立法賑濟。邑境獲安。監司以功列薦於朝。遷宣教郎。尋拜大府丞。兼知雜庫。改朝議郎。賜銀魚。元祐六年。靈州爲夏人所侵。廷紳合議討之。璉言於朝。以爲天下之患。當先其大者。苟知所豫防。則纖芥之患。可不勞而除。契丹猖猾。積有年所。朝廷未有以制譽之。此元昊餘孽之所以敢肆而不加憚也。請休士氣。養精銳。儲財粟。專意北邊。以爲豫備之計。則西賊

之膽落矣然後以餘力討之未晚也當國者惡其言出爲桂州學教授訓迪有方人材多所造就紹聖初以知己薦授左朝散郎知連州郡多水害漣相地勢築隄防民甚便之陽山境有銀穴流民多匿其中夜每劫掠爲盜設計捕獲闔郡以寧元符三年轉朝散大夫賜緋魚致仕卒年七十三漣性廉潔與物無忤而政號剛明博學多識退藏若愚鄉鄰稱其長者知廣州蔣之奇以才自負每輕廣南士大夫嘗泛舟與漣同遊九曜石劇談至三鼓驚曰君學問精博中州士不如也又爲談語道廣州事曰景有沉珠浦人有丁玉甫吾來嶺外甚無聊所愛者特此而已用南海志、丁氏家乘修。

黃洞南海人性度元曠而博於學自經史百家以至浮屠老子之書罔不究心焉善屬文尤工於詩舉進士於鄉數奇竟不得雋南省元祐初蔣之奇知廣州初下車卽聞洞名遂與之相往還談今古罄底裏終日由由然不相舍也時或出筆札互倡酬之奇自以爲不及洞好談神僊變幻之術嘗言陳仁嬌之事於之奇曰郡人陳玘女仁嬌者女仙也嘗夢爲逍遙遊餐丹霞飲玉液及寤不瞑每思舊遊不可得忽中秋丙夜有仙數百從空招之仁嬌超然隨衆謁於帝君遂掌蓬萊紫虛洞天僊侶五人曰瓊嬌、玉潤、伯山、蟾姬、伯瑰元祐元年降於洞家者再此蓋麻姑之匹亞也公盡傳諸之奇卽爲作傳以顏魯公自儗而以蔡經譚之其爲之奇所親重如此時妖人搆亂洞爲之奇畫計先事平之之奇最其才能紹聖改元蘇軾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時往來南海洞又與軾遊焉嘗同軾登鑒空閣軾賦詩有曰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者能謂洞也洞爲詩瑰奇時出新意爲人所傳頌然志大才疏竟不及顯

庸而卒。有集數卷。號南金。（用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梁觀國字賓卿。州人也。志行淳懿。未嘗踰矩矱。嘗再薦於鄉。不第。退取經書熟誦之。歎曰。聖賢垂教。乃使人嘩於口吻。誕於紙筆。小而干澤。大而迷國。此荊舒用以盲瞶天下者。可守而不變哉。乃取所作科舉文畀諸火。以自治身心爲工夫。一言一動。必求與古人合。病聖道不明。由異端害之。乃力排佛老。窮其指歸。日以讀書談道爲樂。尤疾儉邪而重忠義。每朝廷貶謫正人至廣。必求見焉。紹興中。漳浦高登忤秦檜。謫容州。觀國與之善。登以觀國所著文達於待制胡寅。寅評其文謂豪勁該辨。卒不苟作。乃曰人生不繫方所。但稟受不與邪氣值。則靈襟安定。自拔倫數。因與觀國交好。與之論古今人物。皆出寅意表。寅輒稱而揚之曰。豈意嶺海間有奇士如梁觀國者乎。時寅亦謫新州故也。後觀國卒。寅志其墓。且銘之曰。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採諸方策。得匪朋來。聞而知與。又曰。大布之衣。藜羹饘饘。其中沛然。孰爲卿相。觀國有特操。不爲世俗所移。蘇軾父子以文名天下。學者家傳人誦。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遊其門者稱爲歸正先生。其遺文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編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盡教十五卷。付其女弟。爲師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凡師事觀國者。喪葬不用緇黃。一時風俗賴之一變。其所爲書。眞德秀、王應麟輩皆稱之。（用南海志困學紀聞參修）

贊曰。佛氏之爲中國禍也慴矣。有識者至比之美色淫聲。然蓋其幽談廣論。雖高明之資猶溺也。有一焉。溺乎其學。則天下從而靡矣。何者。君子固天下之所視以爲趨向者也。有宋佛氏之盛。子朱子以爲

倡。諸蘇氏又嘗論其文字多用佛老。所以鬧熱。蓋確論也。觀國之見。固子朱子之見也。是時蘇學盛行。人方歆其高曠。而忘其駁。觀國乃能持正而攻之。可謂卓識。矧以匹夫而化鄉人。信賢矣哉。故嘗謂人心無古人。苟有所得。則與聖賢一。惟其與聖賢一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前乎開闢而未嘗古。

馬持國字鯁臣。南渡入嶺。遂居新會。紹興癸酉。請廣州文解。凡三到省不售。乃踰嶺以策干督府。張浚竇之幕下。不合求去。兵部侍郎胡銓。措置瀕淮海道。檄持國稟議。銓見之喜曰。馬鯁臣議論操履。表裏渾如也。廬州安撫使張師顏聞持國爲銓所知。檄委招集流民。淮帥吳總王希呂錄其功。聞於朝。淳熙二年。借補上州文學。攝武鋒軍都統司。准備差遣。舊時寨屋。覆以蘆葦。持國力讚主帥。請易以瓦。既而得請。凡科降錢糧。措辦木石。皆身任之。召赴都臺。執政王淮、李彥頴、龔茂良稱其論事有補。列薦。得旨補嘉州文學。依舊前件差遣。免銓。改迪功郎。淳熙十年。果州團練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於孝宗。謂持國在職六年。事事辦集。今任將滿。若改常調。恐未足以究其用也。有旨令再任。又四年。棣復薦持國宣力精敏。持論公正。乞賜旌擢。得旨召對。持國奏三劄。皆時務之可行者。上嘉賞之。特改授宣教郎。仍與近闕屬官差遣。持國以國家之恥未雪。講解之謀爲非。榮進非其志也。乃著十論。標曰中興自治萬全策略。攄所蘊。又裒集平生江湖淮漢間稗贊成書。稟議朝堂前後事宜。帙成。曰愚忠錄。繳進之。上頗嘉納。執政周必大、楊萬里見之。相謂曰。持國之文。淵宏偉傑。深中時病。有用才也。深器重之。持國以和議既不可破。乞調廣東鹽幕。許之。及視事新會。舊有白皮鹽場。爲民戶擾。力請罷之。蛋戶丁錢。爲州縣迫

促。亦請蠲之。紹熙中。通判欽州。不貿交貨。遠近爲之退讐。欽人爲立祠。知容州。政務寬厚。遠民懷之。又相與祠持國於五賢堂。持國力學有大志。每語及恢復。輒泣下。志不及竟。奉祠而歸。壽八十餘卒。子晞驥。最知名。晞驥、持國長子也。弱冠入太學。嘗讀書齋中。帝臨學。晞驥誦書自若。上異之曰。卿何勤也。出謝恩。與平奏擢淳熙七年進士第。初調安豐六安。勾稽決牛訟。人稱神明。臺府每有事必送之辯。士民咸以清強官目之。改秩知衡山縣。將行。持國問曰。汝作縣當有何法。晞驥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此第一義也。持國喜曰。如此可矣。至縣行所言。寬催科之期。定差役之例。懲預借之弊。一以不擾爲務。境內有山產茶漫野。民得採摘以爲利。無專之者。居無何。爲勢家所占。民聞之。上司送縣俾定奪。有主之者。欲晞驥曲筆。晞驥力爭不可。復歸之民。其公廉皆此類也。官滿。民惜其去。耄稚攜持。窮日追餞。及判肇慶府。留心佐貳。有潛以奇硯餽者。晞驥謝之曰。此非暮夜金。但吾職貳郡。當飲水自勵。何敢以長物汚家聲耶。其人慚而退。由是名節益著。尋知雷州。時持國亦握州麾。鄉人以爲榮。壽五十四卒。官至朝議大夫。澤延子宜祖。官至朝奉大夫。知英德府。三世太守。亦一門盛事也。用新會志、廣州志參修。

黃勳字有功。南海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得其歡心。母沒。家貧無以爲葬。或議火之而窆其骨。勳哭曰。吾母何罪。而罹焚烙之酷乎。乃爲人傭書。得錢以葬。鄉黨異之。咸嘖嘖曰。黃氏有子如此。必不久食貧矣。紹興二年登進士第。郡守李陵素重勳。爲之新其第宅。名所居巷曰擢甲。始授永福丞。適縣令久病廢事。勳爲辦決獄囚。滌滯除弊。民貧不能具稅賦者。勳爲代還積逋八千三百餘緡。民歡呼稱爲再生父。

以監司薦。銓授修職郎。尋進秩右朝奉郎。知新昌縣。有富民子訟析貲不平。召其族長。諭使直之。而訟以息。人以爲得體。郭外五里許。昏夜有殺人者。遺所剚刃驗之。則皆豕膏也。值旱。徧禱於境內神祇。多使人售豕。集屠者使宰牲。其中一人刃獨新。一鞫卽伏。人以爲神。久之進朝散郎。知新州。視事首禁火葬。違命者以殺逆論。媮俗爲改。又課民耕犢。使上其數於官。自是一郡無敢私殺牛者。學田不足。缺膳羞。乃以俸貲增置之。政暇卽與諸生講解。士子樂從之。而青矜日盛。當時號循吏云。終朝散大夫。致仕卒。勳爲人博洽而有深沈之思。最明經義。凡聖賢格言。皆躬自鈔寫。字如蠅頭。少時讀書。患無以爲燈費。乃廣取烏桕子或柚子仁笮爲油。人多效之。借人書每於楮斷蟫缺處。留意補緝。故家士流樂假之觀。以此積學。著名於時。嘗曰好義當如求官。除欲當如除病。世以爲名言。時又有同邑李康臣者。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番禺蒙甄嘉定十年進士。倅欽州。守廉州。以精禮記聞。家於城東。今之蒙姓蕃衍多其族。甄蓋後康臣時。香山陳天覺紹興八年試博學宏詞科。議論切直。爲時貴所黜。乃不復仕。時香山尙爲鎭。紹興二十二年天覺與東莞令姚孝資請立爲縣。詔從之。天覺亦以文學知名。然三人者。其行事之詳。不可得而聞也。（用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廖顒。字季卬。連州人。父玖。徐州教授。歷循潯新三州守。俱有政聲。顒聰慧博學。九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歷戶錄縣令。改秩授封州教官。時父新州秩滿辭歸。顒迎養之。及父卒歸葬。哀毀感動行路。世稱其孝。服闋。知化州。郴寇李金嘯聚萬人。圍州城月餘。漓水猺乘時爲亂。大帥陳輝以顒領總管職事。

統諸將討之。金見部分嚴整多疑兵。遂懼。引其衆宵遁。復傳檄召猺酋。開諭順逆。而猺人降。不施一刃。不發一矢。竟能保全一城之命。輝上其功。詔褒賞之。及守英州。招集流民。盡剗宿弊。號能吏。後又守循州。有詔措置鐵甲。顓經畫有法。一毫不科擾而事集。民稱其便。形諸歌頌。乾道八年。陞提舉廣南東路茶鹽事。淳熙三年。改廣南西路提點刑獄事。而卒。又嚴武者。弱冠中甲科。累官朝散大夫。知南恩州。時稱循良。論者謂武之大父爲獄吏時。能辯孝婦冤。武之顯揚陰德之報也。又陳宗諤字昌言。仕瀧水丞。攝端溪令。都督張浚才之。二人者政事並過人。而莫考其詳。皆連州人也。用湟川志修。

吳英南海人。生而資幹魁梧。有謀略。嘉泰四年。海寇竊發。有司募人捕之。英往應命。乃設伏要害處。出其不意。擒獲無算。特授承信郎。開禧二年。有邊警。調發守把漢川。防扼江面。虜陡至。英請於主將。自往偵之。英服漁人衣。操小舟往來洲渚間。虜不疑也。游騎覺之。手刃一人而還。因得其虛實。由是益知名。嘉定十年。除平江府駐劄御前都副統制。十三年。轉武翼郎。陞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五年。轉武經郎。十六年。轉武節郎。又明年。轉武德郎。淮上卻敵。多建奇績。寶慶改元。上賜御筆獎之。有曰。昨因兩淮屢警。爾吳英能統率舟師。措置捍禦。功冠行列。特轉兩官。賜金帶以榮爾。躬。爾尚益懋乃績。予則汝嘉。於是轉武議大夫。拜團練使。英捧詔感奮。淮口之役。躬冒矢石。爲衆隊先。乘風急縱火。焚虜舟五百餘艘。虜大犇。斬首千餘級。尋戰於北神鎮。又縱火燒斷橫江鐵鎖。虜引去。及虜圍鹽城。親率舟師。登岸死戰。連獲大捷。累功轉左武大夫。防禦使。卒於家。年八十四。特封南海縣開國男。贈官至節度使。英爲人智勇。然

在人前默默如無能者。愛養士卒。不吝犒賞。或官無所給。卽以己貲代之。故能得其死力。所向有功。平居有馳騁伊吾之志。每聞和議成。輒眠食不安者累日。其忠憤可尙也。子三人。長宗道。知賓州。官至武功大夫。次宗達。武功大夫。知循州。次宗遇。累官脩武郎。用廣州志、南海志參修。